

陪 猎 笔 记

〔清〕查慎行撰 权儒学整理

癸未五月 皇上将幸山庄避暑。初四日于畅春园^①奉旨：

“查昇、陈壮履、励廷仪、汪灏、查慎行、蒋廷锡六人俱着随驾。”臣钱名世自请行，奉旨亦允所请。二十一日辰刻，每人赐纱葛衣二袭，谢恩讫，随入城治装。二十四日午刻传旨召随驾诸臣齐赴畅春园。是晚与弟德尹别，出西直门，申刻抵直庐。陈潜斋、励南湖、汪紫沧、蒋扬孙、家声山^②姪后先至。杨玉符前辈病初起，以送驾来，钱亮功至曛黑矣。是夕仍宿自怡园^③。

二十五日 早起结束候驾。时骤雨初过，云月朦胧。皇上御辇行，词臣奉旨随豹尾班后数里。天微明，遇潜斋、南湖于塗。声山姪堕马重伤，移时乃甦，扶掖就道。十二里清河桥，十二里何家堰。上驻蹕进早膳，赐御饌四器。五里沙河城，一名鞏华城，明嘉靖朝所筑，中有宫殿。相传初筑时，福州林庭棨为大司空，估计当用七百万，及毕工，核减五百万。今为狐兔之穴，雉堞渐圯矣。又十里郑家庄，渡河为昌平州界。按《昌平山水记》，顺义有温馀河，即昌平之榆河，下流为沙河。又十里至汤山。山有温泉，去山一里，平地斲石为池。《昌平山水记》云：

“汤山在州东南三十里，有温泉。”《水经注》：“湿水又东，温泉水注之。”疑即此。《名胜志》：“温泉出昌平州西北二十五里之汤峪”，不知乃在州东南也。《金史》：“顺州有温阳、

密云二县。”顺州即今顺义县，温阳为县，起于金而废于元，当时或以温馥河，或以温泉立名，所未详。行宫在山东泉上，余帐房与声山姪相对，上遣御医来看。晚膳赐饼一盘。傍晚，东宫^④召观睿笔，赐扇一柄，同紫沧谢恩出。

二十六日 晨起，云气氤氲，法当有雨。驾驻汤山。东宫召赐早饭，声山姪以臂痛不预。午刻开霁，赐粉饼一盘。午后，东宫复有果饵之赐。是日召海、满^⑤两讲官，御笔赋得“绿树阴浓夏日长”七律一首，命臣等同作。傍晚，内侍传示圣制七言律诗，第五句中用“末垂”二字，臣等未详出处，捧读毕仍缴进。

二十七日 黎明，驾发汤山。十二里聂山营，十五里范家庄。进早膳。二十里桥子村，入顺义县界，五里怀柔县。《昌平山水记》：“洪武十四年，分密云地立怀柔县。弘治中，截其东偏而筑之，故县治在西门也。”城中湫隘，不堪驻辇。午刻大雨，道滑。二十里红螺山。《辽史》：“檀州有螺山”，是也。二十里牛栏山，宋王曾《上契丹事》曰：“顺州至檀州渐入山，牛栏当其要路”，是也。又三十里，渡潮河，即密云县。县在元为檀州，洪武初改密云。县城周九里二百三十八步。万历四年于城东复筑一城，周六里二百步，曰新城，两端连之，共六门。行宫在东门外。有桐乡监生夏荀慈于途中献诗赋。奉旨着翰林官出题考试，随与陈、励两前辈拟诗题二：“赋得荷净纳凉时”、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令作五、七言律各一首。傍晚进呈，不甚称旨，复传问尚有何技能，荀慈回奏善画花卉。时天色已暝，明日着再画扇纸以进。声山堕马伤手，不能骑，从怀柔坐骡车最后至。是日两赐御馔及饼饵。夜大雨达旦。

二十八日 雨不止，驻蹕一日。潜斋治具，招同人午饭。旧密云令周钺秉节亦在座。午刻发下御书《大学经传》全本，令臣等同观。展阅之余，伏读跋尾，有“手写以便熟读，庶几守心

在腔子里”之语。皇上圣不自圣，犹孜孜学问，永垂修齐治平之大法，真子孙黎民万世之福也。午后，发下御制《将之山庄》五言绝句四首，捧读毕，仍缴进。最后颁御札一行，示臣等以“末垂”两字之义。御札云：“《文选》诗‘朱明送末垂’，注云：

‘朱明，夏也，末垂，六月也。’”臣等资性驽钝，读书不能记忆，蒙圣明开诲，前迷顿解。是日两拜御饌粉饼之赐。素餐之愧，能无凜然？晚晴。

二十九日 前途泥泞，再驻蹕一日。辰刻赐御饌四盘。同人齐赴宫门，进连日所作诗，奉旨留览。以天暑，命各归寓所。余以东宫赐《袖珍诗韵》，往谢恩，与紫沧检阅《文选》，始知“南陆迎修暑，朱明送末垂”乃潘岳《怀县诗》中句也。午前回寓，内侍传示御制五律一首，捧读毕，仍缴进。移时，上复手改数字以示臣等。东宫传示《密云行宫雨霁志喜》七言律一首，余以谢赐扇诗从内侍转呈。是日周秉节进呈诗册发余辈同阅。傍晚发下进呈诗折，御笔批臣慎行《汤山》诗后云：“此汤非旧有，康熙二、三年间辅臣时始知之，与病人甚有益，昌平州西北二十五里汤峪之泉自在，非志误也。”

三十日 黎明，驾发密云东北八里冶山，山上有塔，有石，又有洞。昔人淘金址尚存。二十里沈庄，十里超渡庄。按《方輿纪要》，县东北四十五里有金沟馆，宋沈括谓之金沟淀。《昌平山水记》“金沟村在石匣十五里。”疑即此。自超渡东北行，乍麓乍隰。二十里石匣，平地有石如匣，深不可刷，故名乱山，围合屹成巨镇。明洪武中初创土城，相传嘉靖朝始甃石。按《昌平山水记》云：“石匣城，先置石匣驿，在今城南里许，宣德间为河水所啮徙焉。弘治十七年筑今城。”又十里腰亭铺，驻蹕行宫。是日两赐饌，又赐口外柳根赤鱼。传旨扈从诸臣俱戴草笠以障日。未刻皇太子召入，作《草笠诗》一首，极蒙睿赏，兼赐坐，从容垂询臣乡试座师何人，回奏云，正主考德清徐倬，副

主考吉水彭殿元。东宫盛称徐座师学问，谕云：“今春随上南巡，献诗者甚多，推徐倬为第一，名下果不虚也。”余叩谢，赐果饼出。黄昏与亮功纳凉，谈至一更，始就幕宿。

六月初一日 早发腰亭，始入山。十里新开岭，十里老王店。《金史·五行志》：“潮河、白河、溢漂、古北口、铁里门关至老王谷”，即此也。五里南天门，高当岭。路窾其下，以通步骑。道侧山巅列墉，参差蜿蜒，弥望不断者，边墙也。墙之上有空心敌台，皆砌石为之。凡冲处则四五十步一台，缓处或二百步一台，犹存戚南塘^⑥旧制。俯瞰川势汹涌，即潮河矣。源发古北口外，西南流经密云，合白河入海。塞垣诸水，斯为巨川。沈括以为涿水者，讹。又五里柳林，距古北口之南。《三国志》曹公历白檀，破乌桓于柳城，即此也。明时设有镇将，屯扎于此，国朝仍之。上驻蹕，总兵衙门周庐四匝，面山临流。早晚两赐御饌，又赐鳊鱼一盘，薄暮发下宋高宗所书陶弘景《水仙赋》手卷，臣等校阅，中间讹四字，缺四字，校毕缴进。

初二日 驻蹕柳林。早至宫门坐班，知王瑁湖先生升补少宗伯。东宫赐香扇二柄，上赐鳊鱼、山雉二种，午前归帐房。已刻大雨，午后晴，晚餐复赐鲤鱼一盘。内侍传旨云：“汝等南人好食鱼，故屡次分赐。”是日赐谕德臣陈壮履御书扇一柄，盖前此诸臣俱蒙恩赐，壮履未及也。

初三日 驻蹕柳林。早赐御饌四器。午刻雨。发下赵子昂真迹二卷，命臣等校正。《秋兴赋》卷中缺四字，讹六字。《桃花源记》卷中讹二字。校毕缴进。澹远^⑦家急足南归，作札与恒侯附去。东宫赐扇二柄，嘱为收藏。晚餐赐雉维饼饵二盘，御制古戍诗七绝三首。第一首叙明季筑城、运饷、边徼之苦，二、三章乃及生民乐事，民生其际敢忘帝力哉！

初四日 黎明，驾发柳林。三里古北口。有城在山上，周四里三百十步。《唐书》：“檀州有北口守捉。”《金史》谓之

留幹。元周伯琦《扈从集》云：“两都相望不满千里，往来者有四道四驿路，一曰东路，二曰西路。”东路二者，一由黑谷，一由古北口。盖元时以四月幸上都避暑，八月还大都，车驾多出西路；间亦由古北口。按史，中统三年闰月庚寅顺州至开平置六驿，古北口路是也。四年四月宣德至开平置驿，西路是也。五月戊子升开平府为上都。丙申立马步驿，驿路是也。明永乐八年，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，仅通一人一骑。今新开辇道。沿山麓而行，弥望皆深松茂柏，黍苗夹岸，鸡犬相闻。东行十馀里为司马台，旧有城，今圯。又三十里，地名两间房，《金史》小兴州地也。时行殿初成，上驻蹕焉。余辈入直在行宫东南隅，轩敞凉爽，可以忘暑。午饭后声山亦来，奉旨令臣等将古人咏物诗分类编辑，自明日始。是日两赐御饌。

初五日 雨中入直，商略凡例八条。紫沧向随东宫行幄，今日奉旨同来编纂。行笈无书，内府发下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一部，《唐诗类苑》一部，《诗隽类函》一部。是日两赐御饌，东宫复赐饼餌。傍晚回帐房，大雨达旦。是日发下御制咏笔四绝句（尖、齐、圆、健），又命各拟对联以进。

初六日 晓晴，辰刻入直，选诗分类，先编花卉，余分得荷花。是日两赐御饌，东宫幸直房。晚同紫沧赴东宫召，赐楹帖一联，又赐食时果汤饼，饮木瓜酒，盖伏日宫中年例也。黄昏谢恩出。大雨初霁，溪声月色，凉意满衿。五更微雨。

初七日 雨中早入直，分编石榴一类。辰刻开霁。赐食鲜鹿茸、哈密瓜。东宫晚幸直房。傍晚出，内侍传示夜光木，乃山中老树根，为沙水所淘，岁久有光，如水晶，置暗室中能烛细字，真物理之不可解者。

初八日 早入直，分编芍药类。午膳赐鹿茸及鲜鹿肉。下直视每日较早，明日将前发也。

初九日 黎明随驾发两间房，林木蓊郁，峦翠湿衣。二十

里小青山。按明初古北口外有驿，自口北出五六里，曰青松，当即此。上岭约五里，有水发源岭上，凡十二渡乃下岭，地名马圈。早饭赐御饌二器。二十余里抵鞍子岭。日未午，上驻行宫。余与紫沧奉东宫令作七八九十十一字楹帖各二联，行李书籍车未到。申刻入直，分编竹类诗，未终卷而出，澹远家人来自京师，接绍津初六日手札。

初十日 晨起作字寄德尹、绍津，声山手痛不能书，为代写家信。辰刻方入直，编就竹类一卷。午后发下宋高宗所书《文君濯锦赋》，卷中缺一字，讹五字；东坡《乳泉赋》卷中落一字，较毕缴进。收到内府《东坡集》一部（四套）、《宋诗钞》一部（三套）、《元诗选》四套、《中州集》四套、《列朝诗选》四套。晚出。是日两赐御饌。

十一日 早入分辑蔷薇、茶蘼，阅《中州集》一过，午饌赐鹿茸，午后发下蔡君谟所书《文木赋》，卷中讹四字，较毕缴进。晚餐复赐果饼。

十二日 早入分辑菱芰、芭蕉二类，与亮功、扬孙分阅《列朝诗选》。午饌御赐柳根鱼羹、麀鹿肉及宁古塔稗米饭。午后赐武夷芽茶，色香味俱绝。曩在闽中亲至山中未得尝此味也。三更大雨。

十三日 早晴。入直，奉旨从报上附稟帖寄泽州师^⑧。早膳上赐乳酥蒸鹿肉一盘，东宫赐饼二盘。午前发下赵松雪所书《蓬莱阁赋》、《天台山赋》，前有小李将军《海天晓日图》；《海赋》手卷三轴。《海赋》中讹三十九字，多写三字，少写二百一十六字。阅毕细开折子缴进。午饭赐鲜猴头蘑菇，味厚如榆肉，品在山东鸡腿之上，产附近山中。午后发下赵子昂所书《石林记》册子一，董其昌行书《玉赋》、《鹤鸽颂》、《滕王阁序》、《登楼颂》、《竹楼记》、《北山移文》册子六，校毕缴进。励南湖奉旨回京向武英殿检取书籍，兼省尊公少司寇^⑨之病。雨窗

辍选诗之工，补连日未作诗题。晚出。大雨达旦。

十四日 雨中入直。未刻天色放晴。早膳赐鲜鹿肉、雉雏羹。午膳赐乳酥饼一盘。午后潜斋、紫沧、亮功、扬孙及余五人各录出口以来诗进呈御览。傍晚回帐房内侍传问行笈中带有词谱否。遍讯不可得，复旨讫。亮功生日，醪分一两付潜斋治县。

十五日 澹远家信至，闻绍津再索得女。晨起，云气四合，辰刻入直。奉东宫教，作《塞外蝴蝶》绝句一首。泽州家人归，附札与绍津。午膳，赐乳酥饼。明日驾将幸桦榆沟，因收拾书籍，早出。傍夜赴东宫召，检阅朱子诗集，回帐房。是夕为亮功补祝，与扬孙偕集潜斋行帐中。声山同张梅公夜乘月色先往桦榆沟。

十六日 五更驾发鞍子岭，行十三里至三道梁天始明。夹路峰峦奇峭，树色笼葱。六里靳家沟，十里黄甲营。上进早膳，赐御馔四盘。又三十里抵桦榆沟，驻蹕。余辈入直在行宫二门内东南隅。东宫赐枸杞浆。御前发下朱子集，又翻阅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。晚雨，夜归帐房。

十七日 黎明入直。午前选阅《列朝诗》第二套。午后发下御制楹帖十四联（五言六对，七言八对），并命臣等各拟对句呈览。是日天气复热。早晚凡两赐御馔。傍夜，内侍传旨，翰林六人明早俱随驾往钓台打鱼。谢恩出。

十八日 五更披衣起，山月犹在林梢。清风徐来，与紫沧露坐达旦。辰刻，驾发行宫。余与潜斋、紫沧、亮功、扬孙俱随东行。八里许至钓台。台西北向，距山，下临滦河。上御楼，召臣等五人至楼下，赐御馔红莲米饭食品四盘。声山以手痛缓辔后至，续赐饼饵四种，谢恩出。复命内侍引至东宫行帐，人赐一竿，各令钓鱼。澄绿千尺，游鱼上下争饵吞钩，应手而出，顷刻得数百尾。上屡命内侍来问臣等所获鱼数，各举实数以对。上随谕：“所得鱼即赐汝等。天将雨，着先回营。”余辈上马疾驰，

中途果雷雨交作，抵帐房雨止。未午，驾回行宫。余辈仍入直。东宫复有黄柑、蜜桃、苹果、玉李之赐。申刻发下董其昌《前赤壁赋》手卷，校阅毕缴进。景州守周钺新修董子祠，来请御书匾额。奉召令臣等公拟“阐道醇儒”四字以进。

十九日 早入直。以钓鱼诗折进呈御览。午后发下赵子昂所书辋川^⑩绝句二十首手卷，阅毕缴进。上命内侍传示御医张奏帖，知澹远姪妇病势稍减。翻阅《列朝诗》一套。是日两赐御饌。从宫报接到泽州师回札。

二十日 扬孙遣仆入都，附札与德尹甫去，而澹远與丁自都门来，接德尹十五日信。早饭后入直。赐御饌四盘。午刻，上御行宫正殿，召臣等五人入，问有习《春秋》者否。陈壮履习《尚书》，臣慎行等四人习《毛诗》，俱回奏毕。时东宫亦侍上侧，奉旨与臣等共徵钓鱼故实数十条。上又令臣等于汉宫中有学问渊深，博闻强记者各举所知以对。回奏云，臣等到衙门未久，未曾深知，不敢妄举。奏毕仍回直房。上随令内侍传谕臣慎行云：“汝儿子在束鹿县做官，甚清地方附近，朕早已知道。”臣跪奏云：“臣父子俱荷主知，图报无地。臣子克建年纪尚小，臣每每教他做官要勤慎清廉。上不负朝廷，下不负家学。臣去年在束鹿县，见他将以前陋规革去，亦不过职分所当然。今荷蒙皇上褒奖，臣当即寄家信，令其益自勉励，仰赴皇上爱民至意。”奏毕叩头谢恩。东宫随召余及紫沧、亮功赴行宫，时满如九、海天植两同年，周秉节州牧已先在。东宫举杜诗拈题分韵，余赋得“远色有诸岭”，限二萧韵，作七律一首。东宫赋得“高山四面同”，限一东韵，余不悉记。甫呈稿，奉旨召回直房，传示御制《题秋山行旅图》七绝一首，末二句云：“行旅莫愁尘土重，而今万里是晴天。”臣等俯伏赞叹，不能仰和。傍晚，上复幸太子行宫，召紫沧入对，余辈黄昏始回帐房。满如九、海天植同至余寓，携去随驾前后进呈诗折四本。

二十一日 黎明，上再幸钓台，余辈仍入直。巳刻，驾还行殿。午后发下御制《咏怀》七绝一首，臣等伏读讫，仍缴进。移时，上复改定序中“少有作偶尔”五字，令臣等传观。傍晚赐御馐，出。大雨达旦。东宫赐笔二十矢。

二十二日 张梅公使人入都，附札与德尹。雨止。辰刻入直。赐御馐三盘。发下苏东坡所书《养生主》手卷。中间讹三字，缺六字。校毕缴进。拟上《渊鉴斋列朝咏物分类诗选》凡例八条。编辑六人除励南湖已经回京外，潜斋分兰类，紫沧牡丹，亮功菊花，扬孙海棠，余荷花。各缮样本先呈御览。声山堕马后手痛未愈，此复发肿。上传谕令割一羊，乘热取羊胃，以两手置其中。移时痛止。十指稍能屈伸，真神验奇方也。发下赵子昂所书《天论》，中间讹七字，缺十字。校毕缴进。晚出。夜雨达旦。海天植过寓，以诗稿见还。

二十三日 早晴。辰刻入直，作禀帖寄泽州师，呈过御览，附坐台驰去。午刻复雨。进呈分类诗凡例及选诗五类，俱称旨。今日发下，命照此例编辑。早晚两赐御馐。是日张梅公令母舅邓太翁治具，招余辈公集。晚餐后，上出宫看水势，即回，发下赵子昂书《桃花赋》、《登楼赋》合为一卷。中间讹六字，缺五字。又《琴赋》一卷，中间脱讹约五十余字。校毕俱缴进。晚晴。回帐房。夜复雨。

二十四日 辰刻入直。奉上谕：“尔等即传旨与陈廷敬同王鸿绪，将部院督抚提镇内外文武，以及闲散年老官员等类，比照从前之例，分别门类，每类各拟对联四十副，查考书籍，从容拟撰，俟回宫日进呈。钦此。”即草一稿，先呈御览，从报上寄去。东宫以《雨后听滦河涛声》七律一首见示，阅毕仍将原稿缴进。午刻，东宫亲幸直房索观《咏物诗选》稿本，随命中使分赐桃李饼饵四盘，佛手柑一盘。未刻奉上传明早幸喀喇火屯。蒙古云喀喇，译云黑色。其地本名乌城，或以为喀儿河屯者，讹。营

清芭蕉诗类计五页，收拾书籍。申刻回帐房。是日两赐御馔。

二十五日 黎明微雨。随驾发桦榆沟，从此东行二十里即喀喇火屯。因积霖之后浮桥被冲，复取道回黄甲营。辰刻大雨。早膳赐御馔四盘。饭后晴，渡一岭险峻。下岭又二十余里抵喀喇火屯。奉东宫令，同紫沧至穹览寺，各拟对联毕。午刻入直房，在行宫朵殿之后。复赐御馔。傍晚出，一路泥淖甚深。帐房驮子二更始到。

二十六日 立秋节。平明雷雨。泽州师家人自京师来云，到处苦雨，桥梁断绝，行六日始到此。从澹远家信中知李氏女产后身健，稍慰远怀。早饭后雨止入直。赐御馔三器。午前赐佛手柑一盘，秋海棠一盆，山花一瓶，为直房清供。同诸臣谢恩毕，随命内侍传谕云：“连日山中多雨，倘他处亦然，农家或有被水之虑，朕心甚为卹念，说与汝等知之。”晚餐赐御馔二种。直郡王以笺命作皇上御书跋语，别书随驾近思以进。东宫命同紫沧序历代赋家姓名，前后次第，手录一卷。傍晚出。是日声山姪手复肿，不能入直。

二十七日 辰刻入直。发下御制《滦河听流声》七律一首，《立秋喜霁》五律一首。伏读毕随缴进。早膳赐御馔四器。午刻发下赵松雪泥金行书《道德经》全部手卷。中间错写二行，又脱讹七十五字。校对毕缴进。晚餐赐御馔一盘，皇长子赐入直诸臣对联人各一副，晚回帐房。复遣内侍传示御制《穹览寺》七言绝句一首，读毕即缴进。潜斋以柿子酒见饷，甚清冽。

二十八日 裕亲王讷至，圣驾将回都。东宫及诸大臣固留不许。辰刻轻装简从，发喀喇火屯。奉旨翰林官留此候驾。已刻移书籍至。东宫行殿中誉清芍药诗一类，计八页。晚饭潜斋帐中。饭后再同诸君至穹览寺观御书对联匾额。黄昏云气四合。

二十九日 早晴。辰刻入直。翻阅《列朝诗选》。午后澹远家轿夫自京师来，知圣驾昨驻两间房。接德尹、绍津二十六日

两信，又接汪武曹同年札，知因丧子请假。傍晚扬孙家人至，再接德尹二十四日札。

三十日 辰刻入直。录石榴诗一种，计六页。是日秋暑，酷于三伏。十三皇子赐哈密瓜二。

七月初一日 早晴。潜斋家人回京，附札与德尹，内附答武曹书。辰刻入直，录茶蘼诗一种，计八页。晚饭后大雨。潜斋、亮功、扬孙俱坐余帐房闲谈，至夕乃散。

初二日 夜雨微晓，卯刻放晴。高韦斋^⑪过帐房，作指头画。辰刻入直。十三皇子赐食烧鹿尾。膳房自此为例，每日送猪鹿肉二次。采阅《元诗选》二套。

初三日 早饭后入直。内赐烧羊肉一盘。录菱芡诗类。晚餐赐鲜鱼肉二盘。天气新凉，连日残暑顿钦。亮功因腹疾先出。

初四日 辰刻入直。巳刻有内侍自都下来，知皇上于初一早进京。裕亲王出殡在初五日。是日手录竹类诗十一页。

初五日 辰刻入直。录竹诗九页。午后报至，知皇上定于初六日出京。山中产野杏根，坚韧有花纹，可为笔架及小香几者，今日命奴辈取斫数枚。傍晚内侍自都中来，分赐蜜浸鲜荔枝及时果三品。

初六日 黎明，有内侍入都，余辈跪请圣安。辰刻入直，录竹诗终卷，共计二十七页。再录金沙花一类，计二页。午后斗闾，余又得蔬菜九种。

初七日 辰刻入直。翻阅书籍，晚出，饮潜斋帐房。雷雨骤至，须臾虹见。夕阳倒射，紫翠浮空。黄昏，有内侍自都中来，知皇上于初六日早驾发，今日驻密云。

初八日 辰刻入直。翻阅杜诗、朱子诗、《唐诗类苑》三种，傍晚出。

初九日 作札附潜斋家人寄都中。辰刻入直。阅《元诗

选》二套。午后圣驾复涖行宫，臣等仍移直朵殿后。

初十日 黎明入直。奉旨作《扬州高旻寺碑记》一篇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午膳赐番瓜一器。午后发下御制裕亲王挽诗五律二首，并命臣等同作。

十一日 扬孙家人入都，附去德尹、绍津两信。早饭入直。赐御饌四器，又赐蜜渍荔枝一盘，分赏谢恩讫。午刻传旨，问汉人中有熟精算法者，令各举所知。臣等回奏云，不敢妄举。少顷发下御制《三角形推算法论》一篇，阅毕仍缴上。午间赐饌三器。午后发下黄庭坚行书五言古近体二首，董其昌行书《小园赋》三卷，校对毕即缴进。

十二日 辰刻入直。昨日御制《三角形推算法论》末后复补一段，赐臣等共阅。旬日来所选分类诗抄录成册，今日俱进呈。余所茸芍药、石榴、茶蘼、蔷薇、金沙、菱芡、芭蕉、竹共八种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发下米芾行书《净名斋记》手卷，原文无可检对，后有朱子跋语。阅毕缴上。午后赐饼食四种。澹远人来，得绍津初八日札及沛恩姪南来信，又接德尹初九日札。是日皇长子赐单条一幅及“得树楼”匾额。

十三日 辰刻入直。赐御饌四器。昨所进分选诗类今日发下，奉褒奖之旨。翻阅宋人诗及《中州集》一过。发下赵子昂画《山水赋》行书卷子，校正六字，即缴进。宫报至，发下泽州座师答余辈手札。午饭赐御饌二种，面食二种。饭后东宫至直房，观进呈分类诗草本。

十四日 未入直以前，上遣内使至帐房，问赵字画《山水赋》卷中“霭”字讹写“雾”字，驳正何所据？臣慎行回奏云，下文尚有两“雾”字，故从刻本驳正。辰刻入直房。发下黄庭坚书唐人七言律三首行书卷子，米芾行书《参星赋》卷子，董其昌小行书《乐寿园歌》卷子共三件，校对毕即缴进。赐食薏米粥及乳酥豆腐。传旨云：“此山野之味，汝等共尝之。”午刻复发下

米芾行书初唐人《上巳》七言绝句卷子，内“沙头水色足风光”句，卷中脱去“水”字，为校正，缴上。又东坡大行书五言古诗二首“不知何人作”内“仙□三四人”句脱一字，刻本无可查，奉旨令拟补一字，缴进。

十五日 皇太子召余及紫沧、亮功三人入行殿赐早饭，谢恩出。辰刻至直房，再赐御饌一席。翻阅《唐诗类苑》、《诗隽类函》二种。午膳赐番瓜一盘。申刻大雨微霰，移时开霁。

十六日 黎明随驾发喀喇火屯，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此，一住二十余日矣。卯刻过滦河，大雾，行十里始见日色。道旁双石突起山顶，离立如斧劈，高低相倚。其上各戴一石笋，约二十余丈。时圣驾已过，留内侍指谕臣等曰，此“双塔峰”也。路绕其下凡三面。初行南麓，则两石离立，大峰在左，小峰在右；稍转而北，合为一峰，中有三穴：下穴如石门，狭而长。中穴如星。最上一穴如满月，皆腹背洞穿。晨旭光透穴中，闪烁夺目。已而循峰北转，大峰反在小峰之右。造化钟灵，毓此奇观，真目阶未见。又五里黄甲营。一路田畴垦辟，黍稷芄芄道旁。仰见片石如屏，绵亘山谷，约二里许俗名不雅，拟更为卧象山。又十里度热河岭，牵马徒步下坡。又十余里至上营子，日未午。每岁上避暑驻蹕热河距此十许里。今行宫改筑于此，仍呼其地为热河。臣等随入直，上于所过路旁采取两歧黍穗九枝，传世臣等，洵盛世嘉瑞也。是日凡两赐御饌，自发桦榆沟，今日复食鱼羹。

十七日 辰刻入直。作《双塔峰歌》一首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发下赵子昂行书范致能^⑫《游石林记》手卷，阅毕缴进。直郡王以长笺索扬孙画各种花卉，令余辈各题诗其后。傍夜出。

十八日 辰刻入直。早膳赐鲜鹿肉，甚肥甘，又野蔬四种。塞外村庄黍苗茂美，垂穗双歧者比比而是，连日共得数十茎。上发直庐收貯。今日扬孙绘成一图，余辈各题一诗进呈御览。午饭赐御饌四器，又赐鲜鲫鱼。

十九日 自此东行八九十里为蒙古科尔沁之界。其地有汤泉。黎明，上幸焉。余辈留编诗选。早饭扬孙帐房。辰刻移书籍赴东宫行殿旁，阅《列朝诗选》第三套毕。午饭后微雨，备回帐房。是日膳房两送熟食。从报上附禀帖与泽州师。

二十日 辰刻入直。采阅《列朝诗选》第一、第二套。午饭潜斋帐房。是日两食官厨之馔。有内侍自行在来，知皇上今午已坐汤泉。夜凉甚，初盖绵被。

二十一日 早饭后入直。誉请六月十六后所作诗未经进者，俟驾回呈览。午饭御厨常餐外，十皇子又赐蒸羊一体。

二十二日 辰刻入直。《列朝诗集》阅毕。澹远家人自都下来，接德尹、绍津两信及司农^③手翰，又闻声山内人病势危笃。午饭后作京中各信付来人持去。是夕御膳房两送碗菜。

二十三日 丁闇公回都，附德尹、恒侯、绍津三札。辰刻入直。驾发汤泉，自头沟登舟，午刻抵行宫。余辈接驾于北门外。午膳赐鲜鱼、鲜鹿肉。午后与同僚进诗折。内侍传旨问臣等俱浴过汤泉否，各回奏讫。复传旨云：“朕坐汤凡二十二处，所至俱令西洋人以银盃盛水重汤煎之。俟水干验盃底，或硫或硝，或盐或碱，各处不同。大抵坐汤可舒筋骨兼疗人病，南人多未知也。”傍晚出。

二十四日 辰刻入直。上乘舟打鱼。午前回行宫。赐鲜鱼一盘。是日手录蔬菜诗类十页。傍晚出。五更大雨达旦。

二十五日 早晴入直。赐御馔五器。辰刻驾出宫再幸近处钓鱼。申刻回宫。是日手录诗选十二页。晚餐赐鹌鹑、野鸡二盘。酉刻京报至，接泽州师念四日回札。上又发下中堂进呈王子碑文奏帖一通。傍晚出。都中人来，闻声山内人念二日辰时讣音，又接德尹札，知归心勇决，已从掌院求长假矣。

二十六日 澹远家急足回京，附札与德尹，并慰恒侯。辰刻入直庐，声山继至。上谕传令其先回京，盖上已从御医奏折中

知其内人之变也。声山跪奏情愿随驾，俟九月归治丧。是日两赐御饌。复发下三穗谷一茎，双穗者六茎。

二十七日 五更随驾发上营子。三十里单塔，进早膳。赐御饌四器。又二十里度一岭。岭路初开，才容两骑。又十里至蓝旗营驻蹕。都中八旗官兵派出随驾行围者，今日毕会于此。午前入直。晚餐御赐鹌鹑、野鸡。皇长子复有饼餌之惠。傍晚出。皇太子赐甘蔗、苹果、槟子。余及亮功人各一盘。过潜斋帐房即以果饼下酒。

二十八日 早饭后入直。上出宫钓鱼，又幸红旗营，去行宫约十里。午刻回宫，传谕云：“明日当往波罗火屯。自此以北，风气渐冷。前至唐山当分营。汝等或留或随驾，各听便宜。”余等皆回奏，愿随蹕前往看打围。回奏讫。随命内侍颁示楹帖二联，又赐双穗嘉谷人各数本。前日所进诗折今日亦发下，再呈东宫睿览。是日两赐御饌。

二十九日 随驾发蓝旗营。五更天气甚寒，如南中初冬。从臣始御裘。二十里喀巴屯，庄佃数十户。又十五里冷水头，上御早膳。赐御饌四盘。时道旁已有铎艾者。上谕云：“往时口外天气六月间已作寒，频年以来，节候渐和。今七月将尽，尚未有霜，故田家西成倍好。”早饭后行十余里度一岭甚长，旁无土著之民，地名莫考。又二十里抵波罗火屯，旧名皇姑庄。四面高山如列壙，中央地平如掌，周遭约二十里。行宫背山临流，势极轩敞。其地与蒙古四子部落接壤。部落之长至此迎驾，皆毡裘茸帽矣。余帐房在行宫东门外。午后入直。晚赐御饌二盘。傍夜将出，奉旨翰林官暂留宫中，因燃烛坐待，漏初起，内侍捧下山东赈荒上谕一道，及部院衙门复奏本，截留漕米五十万石，又每旗下派出佐领三人，各领本旗库银三千两，前往山东被水州县赈济。复传谕云：“汝等汉人遇有大事，大约以空文塞责，少有出力办事者。”窃闻在京汉官捐赈者不过四人，故上谕云尔。陈潜

斋自陈，愿亲往东省协济饥民。当夕奉旨褒奖。下直，漏下二鼓至帐房，见平湖使者，知高江村先生自出都后，至济宁腹疾忽作，到家沉绵，于六月三十日病故。前此数日已有微闻，今夕乃得真消息。

八月初一日 张梅公备早饭邀余及潜斋、亮功、扬孙至帐房。饭后入直，作公札寄泽州师。续分蔬果草木类共二十三种。今日手录毕，共七十五页。午后赐乳酥饼，人各六十枚。蒙古阿巴海部落，地名充俄里，有泡子，水产天然盐。盐生水中如层冰，然厚五六寸许。凿取成砖，不烦煎熬而可食，其味较内地盐稍淡而鲜。今日亦蒙上赐。上又谕云：“此地别有产于高山者，白若水精，人力不能上，则用弓矢射取之。又产精铁，其色如银，御用鸟枪皆以此铁制造。往闻明季禁关中不得出盐铁等货，谓可坐困蒙古，岂知彼中物产固无所不有耶！”是日两赐御饌。晚接励南湖手札，知少司寇公于前月念六日病故。两日间连闻南书房前辈之讣，能无慨叹？作公札从报上寄泽州师，又答励札，即付来使去。

初二日 夜雨晓晴。早膳赐食蒙古蒸羊。余素不嗜羊，食之甚甘美。午膳赐御饌二盘。澹远家急足自京来，知恒侯病已瘳。接德尹、绍津念八日二札，附到信菴次儿家信及霜岩、静思、孔與各札外，静兄寄大甥信一封，孔與寄希韶信一封，俟回京时分致。

初三日 黎明随驾发波罗火屯。八里阿奈营子，五里过一岭，下临伊苏必拉，源出蒙古兴安山下，南流合滦河。又八里汤头沟。上进早膳，赐御饌四器，又遣中使赐饼饵。早饭后北行二十余里，上驻蹕钓鱼，距行宫八里许。余辈皆下马休树荫下。声山后至。日停午随驾者奉旨先行，未刻抵唐山营。申刻入直。驾回，赐御饌二盘。晚出。

初四日 五更大雨达旦，入直稍迟，赐饌中使已至帐房

矣。已刻与声山冲泥赴直庐。发下董宗伯行书《滕王阁序》、《竹楼记》册页二，小楷《秋兴赋》卷子，校对毕即缴上。晚膳赐御饌二盘，山樱、枸杞和粉面食一盘。

初五日 辰刻入直。潜斋家人回京，作字寄德尹、绍津。早膳赐御饌四碗。已刻传谕云：“朕所至之处，务令民安生理，故警蹕不事。左右近侍小有过差，亦未尝任情发怒，轻加鞭扑，使其自生愧耻之心。汝等随驾两月以来，曾见朕动声色否？”余辈回奏云：“皇上不怒而威，深得仁者静而获寿之理。恩施所被，无论中国百姓及近侍之人，即蒙古部落无不抚之如子。数日来臣等见其远来迎驾欢欣鼓舞，实出于至诚，非太和元气洋溢宇宙间，何以有此？”上又谕云：“朕行宫余暇唯以翰墨自娱，亦汝等所目击者。”又命取臣等所用之笔进呈御览，复谕云：“御前笔工所制用毫太重，小楷或多涩滞。若汝等所用毫料又似太少，且尖颖受墨过饱，恐不持久。”余辈回奏云：“诚如圣谕，但臣等素不善书，曾未讲求及此。”晚出。

初六日 驾发唐山营，往汗铁木耳打巴汉约四十里。“打巴汉”蒙古语译云“山岭”也。自此北行入蒙古界。黎明传旨，翰林官帐房许在帐殿南门外，去网城二十余步。盖行殿之制，网城内为幔城，幔城内为帐殿。数百步内扈从诸臣无敢下帐者。今特命臣等，真异数也。中途赐御饌。饭后上驻蹕钓鱼。余辈先行数里，渡桥又数里。石壁两傍陡起如门，天然险隘。又十里过岭至幔城外。候驾入宫，各事纂辑。晚餐再赐御饌四盘。上谕云：“明日若从喀布其前行，须渡水几道。今将取路由岭上行，虽有涧水，驱马可渡。过岭后其风景又大不同矣。”再传谕云：“明日当哨鹿，汝等不娴鞍马，命张鼎鼐，揀选好马无眼尖之病者，恐汝辈随围或为奔鹿所惊也。”又谕云：“塞外有蝎子草，触之毒如蜂蛰。”随命侍卫觅此草以示臣等，使知趋避。塞外又有一种椴树，叶与乌柏相似，而大如团扇。初生时可裹饼饵作蒸食。

经霜则鲜赤如丹枫。剥其皮柔韧如麻。乌喇地方用以治绳作鱼网之纲，入水不烂，又可为乌枪火绳，皆圣谕所及也。

初七日 早膳赐御饌二器。辰刻发驾，行七八里度汗铁木儿岭。山径萦纡，旌旗、舆马与枫林桦树错采掩映。羽林禁止军士不得越次前行。上特命殷传两侍卫导余辈先行下岭。奉旨赴东宫行帐，随太子诸王钓鱼。余辈六人共得鱼二百余尾。又观东宫及诸王较射，射毕微雨。东宫赐饼果四种，午刻始赴帐房。昨驻岭之南，今日驻岭北，相距不过十余里耳。晚餐赐食细鳞鱼。随传谕云：“汝等南人皆以鲋鱼为最美，此鱼产乌喇地方，附近溪中亦往往有之。”又有柘绿鱼，味亦鲜腴，似胜鲋鱼也。是日喀尔喀部落王子男女数十人来朝，献白骝、善马、貂皮、猞猁孙等物。官厨赐宴，遣归。黄昏大雨。复赐食山樱、山梨膏二种。

初八日 澹远家人来，接德尹初三日札，即作回字附归。早饭后随驾行十余里，奉旨再赴东宫行帐钓鱼，余得三十余尾。东宫射得鹿二头，赐余辈。午膳复行七八里，驻木鲁喀尔沁，蒙古地名也。

初九日 五鼓驾先发，入山哨鹿，命翰林官随阿虎喇后，余辈已刻始移帐，行十余里下马，随西中堂^⑭于山麓候驾。午后雨，未刻放晴。上射得大鹿一只，约重六七百斤，用两骆驼负以归，有旨令臣辈共观。申刻驾自山中回，余辈前行二里迎驾，皆按辔立道旁，候驾过随行。上入幔城，命内侍传谕：“今日所得鹿无多，着尽行分赐内大臣及大学士、满、海，翰林官。”余辈随西中堂后谢恩讫，各回帐房。是日驻蹕之地名“摆波喀昂阿”。

“昂阿”者，译云：“口子”。夜接泽州座主手札。

初十日 五鼓上幸围场，先赐御饌四器。晨起霜花如雪，水始冰。早饭后余辈始行。先至钓鱼头，随豹尾仍循旧路回夜来下营处，然后遵大路北向，乃科尔沁、巴林、乌珠穆秦、翁牛特四种部落朝贡孔道。中途微雪，雪止微雨。已而放晴。约三十余

里驻帐，其地名“巴稜桑斯泰”。申刻驾至行殿，赐御馐四器，又赐细鳞鱼一盘。是日晚为声山内人校正行略。黄昏内侍传谕：“天气渐寒，汝等南人稟气柔弱，可多着冬衣，勿受寒也。”

十一日 驻巴稜桑斯泰一日。早膳赐御馐四器。上率羽林于附近山中射猎。午后余辈前行五六里迎驾。申刻驾回帐殿，传旨云：“此后翰林诸臣不必随班远迎。除奉旨观围外，在帐房选阅诗集可也。”晚餐赐食鲜麇肉，味似鹿而松嫩过之。明将遣仆回京，收拾物件。作札与德尹、绍津。傍晚，上御行殿南门外，将今日所获鹿五十余头面赐随驾诸臣。余辈六人共赐全鹿二支。谢恩讫，回帐房。

十二日 黎明遣李兼回京，付路费银二两。驾先行围，赐御馐四器。早饭后余辈随豹尾后，行十余里至额勒苏台，奉旨赐翰林六人观围。特命内侍导至一山，下临广场，命羽林枪手二人为前护，恐鹿兔奔突，余辈马或惊逸也。午刻皇长子赐茶饼，各下马露坐，遥见东面山麓寸人豆马，擎旗徐行而南，络绎不断。移时又见数百骑雁行鳞次，从西北高山环绕盘旋而下，与东南步伍相接，用蓝旗两扇为门。须臾四山旌旗照耀，马蹄簇拥，绵绵奕奕，若常山蛇势，合为圆阵，排比而进。围渐紧，地渐平，麋鹿獐麇数十百头，跳跃出没于丰草中，左驰右突。所至防其窜逸，挥鞭敲鞭，呼声震岩谷。俄而黄纛从中来，皇上自山顶飞骑而下，直穿围场，神机骇发，叠双命中。或随矢即殪，或带箭犹驰，所获不可计数。申刻撤围，驾回帐殿。人马四散，如云卷霞收。时微雪初霁，夕阳穿林，木叶吟风，新寒袭体。传旨召臣等至帐殿北，赐御馐一席。谕云：“今日围场共一千三百人，乃蒙古喀尔沁部落前来效力者。朕左右亲随不过数人耳。”酉刻各回帐房，复赐全鹿一支。是夕作公札寄候泽州师，呈上御览附去。

十三日 早膳赐鹿尾、鹿肝、鹿乳诸珍味。辰刻随驾发额

勒苏台，望西南行。一路山径嵌崟，老松奇古。十二里抵乌阑哈带。“乌阑”蒙古语译云“红”也。“哈带”译言“山崖”也。一峰壁立千仞，即昨晚在围场所望见者。旁一小峰离立，中穿一穴，有涧水屈曲经其下。奉旨命臣等随东宫行幄钓鱼，余得三十尾。午刻上遣中使赐乌喇柰一盘，又名欧李，丛生朴檉间，红如珊瑚，比樱桃而大，味甘微醉，蜜渍可以致远。又行八九里，抵生吉兔火罗昂阿。“生吉兔”译言“窟窿”，“火罗”译言“沟”，“昂阿”译言“口子”。其地名窟窿沟口也。有水不详其名，自白旗营流下。蒙古中诸川，此为最大。商人伐巨松成段，散置河干，遇积雨水涨，则顺流而出。以道里揆之，当达于滦河。余辈再奉旨往水滨垂钓，而波流迅激，不可得鱼，遂回帐房。移时，上与东宫并辔而来，臣等在行宫前拱立迎驾。上笑言东宫曰：“伊等自出口后颜面俱较胜从前矣。”晚餐赐鱼羹二盘。黄昏又赐苹果、蒲桃、鲜枣三种。

十四日 秋分节。驻蹕生吉兔沟口。早膳赐御馔四器及鲜鹿胃、鹿尾。午后微雨，晚晴。赐御馔四盘。直郡王赐石榴、苹果、银桃、梨、枣、西瓜共七种。召至宫门赐观上所射野猪。是日揆掌院^⑤奉使高丽回，至行宫复命。黄昏过余帐房，随与同馆三君往候。

十五日 五鼓驾发生吉兔沟口。赐御馔四器。余辈辰刻方移帐。行六七里住角火罗。午后驾回行宫。傍晚同紫沧再过掌院帐房。是夕赐苹果、西瓜、梨、枣及月饼大小五枚，皆以金彩饰，为宫殿、蟾兔之形。上谕云：“年时随驾者中秋例赐宴，今因两王之丧，朕心悽惻，故停止宴席，特赐汝等果饼。”又以草花一种传示，其花似单叶虞美人，而色正黄。谕云：“自此北行百里为兴安岭。三日前大雪，深一尺。塞外霜雪虽早，山花皆冲寒而开，不似南中花木，经霜即萎也。”黄昏东宫复赐果饼二盘。月色甚佳。同人醺分属潜斋治具赏月，三更始就枕。

十六日 驾早发。余辈辰刻起行，二十余里抵撒勒巴尔吉。午后驾至行殿。是日亦两赐御饌。傍晚召赴宫门，又赐全鹿一只。掌院遣骑相招，以倦不赴。

十七日 住一日。早饭后至掌院帐中观高丽陪臣赠答之作及抄录崇德四年纪功碑。声山继至，闲话移时乃别。午后上行围还宫，以落叶松一枝示余辈，且谕云：“今年天气暄和，向来所未见也。”是日两赐御饌。

十八日 每年皇上行围必至白垒，其地高峻，东至辽海，西接五台，延绵数千里，在撒勒巴尔吉之北，相距不过二百里。探路者回云，此地数日前大雪盈尺，遂移围于伊赤阿铺，仍召余辈观围。北行二十里始至其地。蒙古部落前来效力者共一千五百人，围场较前更大。围之外有旨放犬，以防麋鹿之突出者。申刻撤围，蒙鲜鹿、鲜鱼之饌。饭后奉旨先回达因营盘。二更上回行宫，余辈至网城外迎驾，赐大鹿一头，约重三百斤。

十九日 上率东宫黎明先入山行围，余辈辰刻始发达因。二十里经生吉兔沟口，即前夕驻蹕之地。从此东行复二十余里抵生吉兔山下。山巅巨石横亘，中通一洞如梁。数年前上赐名玲珑山，蒙古谓之生吉兔。午后驾回行宫。是日早赐御饌二盘，晚赐苹果、桃、梨。揆掌院以出使诗见示。夜雨。

二十日 早晴。驾黎明前发。发下泽州师奏启及答余辈手札。辰刻随豹尾行二十里度一岭，黄叶几万株。日光射之，人行其中，照耀夺目，凡十余里岭路乃尽。岭下沮洳，芦荻丛生，飞花作雪，大似江南十月风景。遇掌院于途，并辔行。又十余里有古塔一座湧出平地，旁无居民佛宇。相传此塔创自元朝，然无碑碣可考。再东四里为驻顿地，地名撒勒巴尔吉，有山如仙掌，五指罗列甚奇。午后复雨。是日两赐御饌。东宫猎回，赐手射兔五只。夜晴。

二十一日 驾先发，赐御饌五器。余辈辰刻随豹尾西北行三

十余里抵土城。上先于河干钓鱼，午后回行宫，复赐食鲜鱼。是夕传旨：“明日住一日，后日分营，前往兴安岭，汝等仍随行。彼中天气较寒，可多带皮襖。”

二十二日 上幸山中打围，东宫分营向东北行。余辈住土城以待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辰刻至掌院帐房，校正《蒙古地名》。借天马皮褂一件，獭皮裙一条。傍晚雨作，已而大风。雨止。黄昏驾回行宫，掌院以《次和中秋诗》见示。

二十三日 复住土城一日。大风寒甚，始御重裘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分选禽鸟诗，余得鹤类。午饭赐野猪肉、鲜雉饼餌共三盘。作公札呈过御览。从报上寄候泽州师。

二十四日 上幸附近山中行围。早膳赐御饌四器及鹿胃羹。辰刻偕诸君过候西中堂、常阁学^⑥、揆掌院及满、海两同年。午后驾回行宫，赐鲜鹿肉一盘。是日得鹿甚夥，犒赏随猎人员，遣归喀尔沁部落。

二十五日 黎明上入山行围。早膳赐御饌四器。辰刻余辈随羽林东行十余里，至衣马图噶海交界之口下营。连日大风，山头木叶尽脱，百草俱枯，如深冬景象。同声山过揆掌院帐房。午饭以高丽人参及笔墨见惠。午后，上射得大鹿，先遣橐驼载归。余辈至网城外同看。傍晚驾回行宫，遣中使谕云：“来日赴雍安岭，尔等仍随豹尾行，可到岭上眺望。”其山东连长白，西界清凉岭，下为东四营旧营。旧营之外为蒙古克什黑屯部落。又北二百里即沙漠旱海矣。

二十六日 黎明传旨分营，驾幸雍安打巴汗，宫眷先回唐山营。早膳后余辈随豹尾东行十里折而北。向导者讹引入林莽中，披榛渡水凡十余里始达大路。其中鹌鹑、雉、兔冲突马首，飞鸣跳跃，不可枚举。射生好手往往弋获。疾驰争先，途中遇蒙古人驱牛车数十乘，询之，皆贩泡子天然盐前赴唐山营一带贸易者。北行六十里，遥见松间白道如悬组，即雍安打巴汗。“雍

安”者译云“沙”；“打巴汗”者，“岭”也。岭上皆白沙，故名。曲折约十里始至绝顶。立马一望，天开地拆。东北万山俯伏其下，如洲汀岛屿出没云涛。直北一峰稍高者为白垴，或云即阴山也。岭后乔松参天，不计其数。叶短而劲，被霜悉黄萎，与凡木无异，名落叶松。盖此山地势高寒，故无不凋之木。间有数株苍翠者，似是松之别种。严冬冰雪候，未知荣悴若何耳。从岭直下六七里驻营。时日已下春，驾尚留山中。余辈至西南山麓祇候，昏黑乃归营盘。漏初下，驾回行宫，遣内侍传谕云：“汝等曾向岭上遍览形胜否？”回奏云：“臣等生逢盛世，扈跸来游，直千秋荣遇，万里奇观，生平仅遘也。”是夕澹远急足自都下来，接德尹、绍津两札，知前所遣力已于望后抵京，书籍已经检过。德尹已请假于二十左右出都。

二十七日 黎明驾入山行围，赐饌四器，命臣等于附近山冈登眺。午后大风雨，上回行宫，赐御饌二盘。傍晚东宫猎回，合营于此。黄昏传谕，明早下岭，取归路行。

二十八日 早晴。驾率东宫先发，辰刻西风大作，寒甚。马首北向。弥望皆童山，坡坨起伏，洼处悉成轻冰。行者举鞭策马，疾驰以出泥淖。如此四十余里，路转而南，林峦秀润。又十余里悬绠直下，马不能进，舍骑而徒。自巅至麓约八九里。仰视来路，如坐井窥天，始知半程皆从岭上行。兴安一山高大若此。喘汗稍定，复上马。行八九里抵伊苏必拉色勒下营。“必拉”译云“河”，“色勒”译云“源头”，盖伊苏河发源此山下也。申刻驾回行宫，帐外臣等依次站班，奉旨赐坐。是日围中所得鹿大小共六十余头。上又亲射熊，召臣等共观。谕云：“熊之种类不一，有人熊、马熊、猪熊、树熊、石熊之别，此石熊也。”即以熊掌四分赐臣等，又赐全鹿一只及山樱、山梨浆。东宫又赐熊肉、熊胆。黄昏同紫沧、亮功召赴行殿，二鼓始出。

二十九日 住伊苏河源一日。上率东宫行围，获鹿数十

头。黄昏驾回行宫。是日京报至，发下泽州师奏帖及答余辈手札。

三十日 五鼓上率东宫先发，余辈辰刻随豹尾。东南行约四十里有石壁陡起数百仞，嶙峋突兀。俯瞰道傍，若奋怒欲落者。约一里许分为两峰，老松生其坳，苍翠欲滴。又里许为撒勒巴尔吉，即今月二十日驻营之地。盖自发兴安岭路，已向南至此与旧路复合。又数里为宫眷驻帐之所。复东北行三十里至达因打巴汗下营。黄昏驾回，赐野鸡羹一盘。

九月初一日 驾黎明入山行围，召臣等往观。东南行五六里至必忒舍勒，译云“树林茂密之处”。内侍导至帐殿。东岭上午后围合，召谕德臣陈壮履入围中。射得巨鹿一头，约四百斤。奉旨即以此鹿分赐臣等六人。又命内侍牵上所乘紫骝马令臣共观，复赐御饌。谢恩毕，疾驰循旧路回营盘，地名伊苏三叉口，在撒勒巴尔吉之南，相距不过数里。是日所获鹿共五十头，分赐大臣，复赐观上亲射飞狐。毛深褐色，锐头，缺口如兔而耳差小。尾之长与身等。肉翅如鳖裙。四足生翅中，前二足四爪，后两足五爪。能飞不过寻丈。向闻飞狐之名，今始得见也。以鹿肉分饷掌院。

初二日 早餐赐面食四种。上复与宫眷分营。平明率东宫往东北山中行围，臣等站班直庐之外。上笑谓：“东宫曰伊等俱胖了。”午刻天气暄和，行二十余里，上舒库里打巴汉，少憩于树荫，掌院亦至，坐谈至申刻始下岭。又二里有石突起如假山，名格尔齐老，下营于其左。黄昏驾回行宫。

初三日 驾早发格尔齐老。巳刻余辈随羽林东北行，约十里过一岭，不知其名。度岭露坐。过午始前发。未刻抵乌里雅思太下营。写连日所作诗折进呈御览。是晚东宫射得一虎，长丈余，白额黑斑。召臣灏、臣名世、臣慎行至行幄前，随命侍卫剥取虎皮而瘞其全体于山下。且谕云：“此亦兽中之雄也。既取其

皮，忍食其肉乎？”杀物之中亦寓仁心，仰见东宫用意之厚。若此虎威骨状如乙字，在两肋肉中，不附筋骨而生。虎之刚猛固在爪牙，而作力逞强尤恃此骨，故名虎威焉。特命剔出，赐臣慎行。又赐美酒一瓯。谢恩回帐房，漏下二鼓矣。

初四日 驻蹕一日。午后两赐野鸡、鹿肉。写射虎诗折进呈青宫。同声山过掌院帐房小饮。

初五日 三更大雨达旦。黎明赐野鸡、鹿肉、面饼。随遣内使传谕云：“口外雪多雨少，每遇冷雨，骡马不加遮盖，往往受伤。随营买卖人等未必尽知，故昨夜四更特行遍谕。”臣等奏云：“皇上爱养百姓兼及物类，虽在安寝时，无刻不以仁民爱物为念，真天地父母之心也。”又传谕云：“近闻山东米价每石不过一两五钱，水灾可以无虞。但地方有实不成灾而亦称被灾者，人心之不足知乃尔。”午后发下前所进新安岭诗折，以臣慎行诗置第一。随呈青宫睿览，亦蒙褒奖。再赐御饌二器及粉面食五种。是日复驻蹕。傍晚作公札寄上泽州师，内及杀虎事。上传谕云：“虎性猛鸷，在内地则伤人，在塞外则伤兽。故每遇虎曾不轻纵。关东地尤多虎，驻防将弁旧用步围，每年多致伤人。朕年十八时亲往行狩，始命随围人俱骑马，自此遇虎鲜有伤人者。历年以来朕亲杀者共一百九虎，皇太子亦杀二十余。今日之虎尚属中等，往时所杀更有大于此者。”臣等回奏云：“皇上声灵震竦，剪除凶暴，以大勇而寓深仁。从来史册所载帝王射虎，以为仅事，未有如是之多者。再等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有生大幸也。”

初六日 早餐赐御饌四器。上先入山行围。辰刻东宫召余辈六人随行约十余里，指示初三日杀虎之地。有雉自草间飞起，一发中之。已而向近山射猎，余辈立马以待。须臾，射得角鹿二，以紫驼负之而来。复往对面山冈树林丛密处，先令随行将士入林搜逐，东宫单骑，引弓持满，立于林外。凡鹿之奔突而出者

随手射之，无不命中。移时登山椒少憩。赐坐，赐茶，赐野鸡人各一尾，捎之马后。再下岭行猎，得兽甚多。复赐余辈大鹿一头。从岭下望东南行十余里，连渡二溪，至乌兰哈带口下营，较大路近二十余里。同声山过掌院帐房晚饭。黄昏上回行宫。是日宫眷复合营于此。晚餐赐御饌二器及山果膏。三更微雨。

初七日 早晴。传膳后上始发驾，复与宫眷分营。赐食鲜鹿肉、鲜鱼二盘。辰刻余辈随豹尾望东北行二十五里下营，地名“噶哈兔”，蒙古语译云“猪”也。山石似之，故名。午刻驾回行宫，余辈站班迎驾，复顾谓近侍曰：“伊等多黑胖了。”晚膳赐御饌四器。申刻彤云四合，雪作。黄昏大风，雪更紧。起更后掌院传旨，召余辈集行帐下，发下谕祭裕亲王文三篇，公同校阅。第一篇系京江师^①所拟，第二篇则泽州师所拟，第三篇华亭公^②所拟。校毕，漏下三鼓，各回帐房。雪止，风更大，终夜震撼不成寐。

初八日 早晴，寒风彻骨。驾率东宫先发，余辈随后望东南行三十余里，度一岭，其名不详。又三十里，抵克勒乌里牙雅斯太下营，蒙古语译云“杨树林子”也。掌院复邀余至帐房，与海、满两同年再将谕祭文校定进呈御览。晚饭后回下帐处。酉刻驾还行宫。是日赐御饌两次。

初九日 早膳赐花糕一盘，御饌二器。辰刻发行四十里，度一岭。约八九里，上合围，命臣等往观。撤围后赐食鲜鹿、野猪肉。上谕云：“自此循归路，不行围矣。”饭后臣等先回营盘。是日驻帐汗帖木儿岭下，东宫赐鲜果六大盘。

初十日 早，赐御饌四器。饭后度汗铁木儿岭，即来时大路矣。自岭以北，中秋后草木尽枯，寒威凛冽。至此则沙草半黄，柳条犹绿。一岭之隔，若判阴阳。午后抵唐山营，余辈仍入直庐。赐御饌。晚出。又赐梨膏一器。

十一日 早，赐御饌二器。辰刻，驾从水路行三十里泊舟

钓鱼。余辈骑马先行，午后抵波罗火屯。入直庐，录观猎十绝句，进青宫睿览。申刻驾回行宫。赐乳蒸羊肉一盘。少顷，赐蒸瓜一盘。少顷，又赐酥蒸稗子饭。谢恩毕，傍晚出。

十二日 早晴。赐臣等六人乳酥，人各一大匣。酥凡三种：三公主进者名额即个老，四公主进者名阿里察毕里图，妈妈进者名圆奶饼。余得额即箇一匣，随于宫门外谢恩。早膳后驾发波罗火屯。未至蓝旗营数里间，上于山中亲射金钱豹一支。时余辈已先入直庐，召至行宫南门外共观。白质黑章，似虎而小，颈长尾大。右髀血痕即御矢亲殄处。晚膳赐御饌四器。黄昏回帐房。

十三日 辰刻入直。赐粉面食五种，饌二盘。须臾大雪，驻蹕不行。上以瘿瓢、赤茎芝及杏根佛手架分赐臣等，各得三枚。赤茎芝出新安岭北落叶松下，瘿瓢则千年古树所生，皆塞外物产也。午前写射豹诗折进呈御览，发下再呈东宫睿览。晚餐又赐御饌四器。傍晚下直。帐房前后雪深尺余，皆成泥淖，中间仅容一榻之地。和衣假寐。三更开霁，寒月照人，凜冽如严冬。

十四日 早膳赐御饌四器。辰刻上乘小船网鱼，顺流而下，命臣等骑随豹尾后沿滦河行。三十里间凡五渡。午刻，上泊舟南岸。闻山中有虎，遣侍卫往探，用顺风耳（西洋人所制，以铜为之。管长丈余，如千里镜之式，空其中，口大而末小。向空中传语，去山头五六里，声相闻也。）与隔河山头人语，响应如对面。忽闻探者云，虎将从谷中出，上率东宫登岸立河干，羽林排枪三十杆，又备弓箭火器以俟。命臣等骑而观。移时山头传语，虎已为侍卫所殄矣。上始乘舟，赐臣等奶茶，又赐鲜鲤，人各一尾。仍沿河随行，二十里间又连渡四水，酉刻方抵喀喇火屯，随入直庐。赐御饌四器。黄昏发下泽州师谢恩折子及答余辈手札。随赐观所杀虎于行宫正殿前。上谕云：“塞外惟辽东虎最大，今日所杀较辽东不过二等耳。”起更后下直，帐房仍在七月

中下营处，转瞬六十日矣。

十五日 雪融道滑，驻蹕一日，颁赐干鹿条，臣等六人，人各十束。传谕云：“随驾大臣每人例止七束。汝等系词臣，故特加赐。”辰刻入直庐。赐粉面饼五种，鲜鹿肉、鲜鲫鱼二盘。写诗折进御览。晚膳赐御饌二盘。是日上出空青赐臣等共观。其一黄白色，形圆，中空贮水，照日则见；其一紫色，中有水一滴，如泡形，随手转换，石面上向则泡自上而下，石下向则泡反上走，循环不停。产蒙古中而彼不知也。黄昏出，至帐房。

十六日 黎明赐御饌四器，梨膏一碗。辰刻随驾发，行至黄甲营。大学士马齐等自都中来迎驾。申刻抵鞍子岭，随入直庐。复赐御饌四器。发下昨进诗折，转呈青宫睿览。山路泥泞，二更行李始至。是日谕德臣陈壮履初奉旨到京后同入南书房供直。

十七日 黎明入直。赐鹿肉、鲜鱼二盘。卯刻随驾发。二十里度青石梁。自发兴安岭以来，已御重裘。前度汗帖木岭，天气渐暖，然草木亦已黄萎。至此山头木叶青红映日。近塞气候又与汗帖木岭东北迥别也。午刻抵两间房行宫，臣等即入直。上命牵所乘汗血马示臣，且谕云：“此马产西边。曩时灭噶尔旦曾获二十余匹。今此马乃藩部所贡者，食彼中水草汗皆成血。厄鲁特降臣丹济拉能言之。今入中国无复汗血矣。”马色紫黑玉顶，高七尺，长八尺余。眼如爽镜。渥洼龙种，人间未睹。山中有果名“乌沙尔器”，红如珊瑚，味微醇而带苦，核扁如瓜子，其木大者可为弓榦，小可为箭，亦塞外材木也。午饭赐御饌五器，粉饼四盘，又分赐鹿尾、鹿舌及胸脊、肋肉，人各七件。即于直庐北向谢恩。傍晚出。

十八日 晨起，浓云暖霭。辰刻赐御饌四器。驾发两间房。将至古北口，微雪。从新开岭入较平路，十里而近入关城，天色开霁，槐柳青葱，耳目一换。张梅公设午饌。时闻驾由水路

行。余辈各饮数杯，微酣。策马疾驰。抵腰亭，驾适至，即于行宫前站班，遇安溪相国^①于途，一揖而别。晚餐复赐御饌四器。自此以后行宫无直庐，故不入直。黄昏安溪公传旨，召余辈齐集宫门，立谈移时，各回帐房。

十九日 早膳赐面食二盘。辰刻上御舟顺潮河南下。余辈仍随豹尾行。午后抵密云县。傍晚上回行宫，赐粉面食五种。黄昏入北门。自六月以来，所至俱宿帐房，今夕重设旅馆。明日驾仍从汤山回畅春园。黄昏内侍传旨云：“翰林官着从三家店一路回京，休息两三日再入直。”又颁赐阿尔扇酒各一大坛，乳酥各一匣。臣等望宫门谢恩讫。分送揆掌院鹿条四束，借马二匹。是夕发下北直抚臣所进《御书楼法帖》四套，山西抚臣所进御书帖一套。

二十日 五更驾先发。余辈天明始出城。二十里红螺山。安溪相国行馆告别。三十里牛栏山。早饭。十八里三家店，又三十里渡孙河，下店。计程共一百里。从前随驾时所未经也。

二十一日 五更乘月行三十里抵东直门，门钥未启，就旗亭沽酒以御晓寒。黎明同紫沧入城，拜静海少司寇灵几。由西华门出宣武门，再吊声山内人。下行李于吉水大司农家。午饭后赴熊、张、陈^②三中堂及吴、许^③两座师处，投帖候安。傍晚回寓。司农公设酌洗尘。夜微雨，许霜岩^④、吴右将见过。黄昏开黄封酒，与扶九、依厚、绍津续饮。后二日乃赴西苑直庐。

注：

①畅春园：为清代皇家名园，位于北京西北郊。

②声山：查昇，字声山，时任渝德庶子。

③自怡园：明珠府邸，时查慎行下榻于此。

④东宫：爱新觉罗·允初。

⑤海、满：海天植，满九如，与查慎行为同年。满九如名满保，累官至浙闽总督。

- ⑥戚南塘：明抗倭名将戚继光，号南塘。
- ⑦澹远：疑指查昇，室名淡远堂。
- ⑧泽州：陈廷敬，山西泽州人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。
- ⑨少司寇：励杜讷，励廷仪之父，时任刑部右侍郎。
- ⑩辋川：唐诗人王维曾置别业于辋川，作有《辋川集》。
- ⑪高韦斋：指高其佩，善作指画。
- ⑫范致能：南宋诗人范成大，字致能。
- ⑬司农：指李振裕，吉水人，时任户部尚书。
- ⑭西中堂：似指席哈纳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。
- ⑮揆掌院：揆叙，时任翰林院掌院。
- ⑯常阁学：常授，时任内阁学士。
- ⑰京江师：张玉书，京江人，时任文华殿大学士。
- ⑱华亭公：王九龄，华亭人，时任内阁学士。
- ⑲安溪相国：李光地，安溪人。
- ⑳熊、张、陈：熊赐履，时任东阁大学士；张玉书，见注⑰；陈廷敬，见注⑧。
- ㉑吴、许：吴涵，时任吏部右侍郎，康熙四十二年会试副考；许汝霖，时任礼部右侍郎。
- ㉒许霜岩：早年与查慎行为同学，曾任陈留县令。

（本书介绍见1995年第4期《稀见查慎行著述二种》一文）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